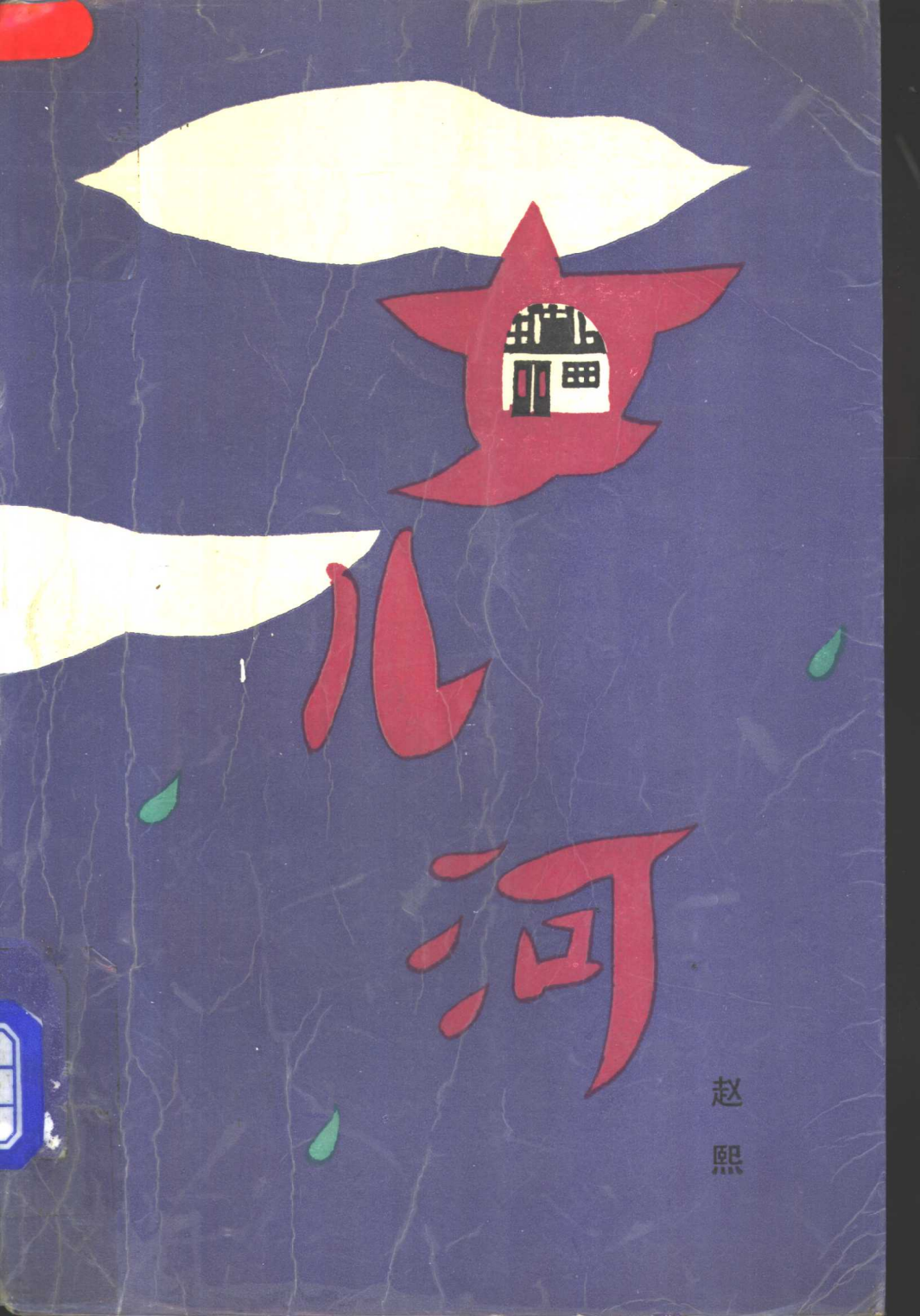




星河

赵
熙



女儿河

中国青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亚君

封面设计：张 莉

女 儿 河

赵 熙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4.5印张 2插页 300千字

1991年9月北京第1版 199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册 定价5.50元

ISBN 7-5006-0937-x/I·243

内 容 提 要

长篇小说《女儿河》是一部反映当代山区青年生活的力作。作品通过一组僻远山乡少女群像的塑造，并围绕她们的生存竞争、命运起伏，客观、真实地再现了一代山区青年人的生活现状、人生思索及其苦苦的理想追求。一方面是不安于现状的躁动，另一方面又难于寻找到新的生活位置。于是，便有了高中生张利高考落榜后踉跄挣扎的人生足迹，有了葡萄只因轻率而命运多舛的坎坷经历，有了彩娥人生路上痛彻心肺的悲悲喜喜……作品以深沉蕴藉的笔触，写尽少女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从她们的身上，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大潮在一代山区青年心中激起的波澜。也正因此，她们的生存和竞争、憧憬与追求具备了一种时代的特出的意义。

僻远山乡的板栗镇是一个人生的世界，小镇外面的世界却更为宽广诱人。作品敏锐地捕捉住了这一新的社会形势下代山区青年人为之蠢蠢躁动的生活主题。

第 一 章

七月，对于地处秦岭山区这个小县，并不十分炎热，但这个县的最高学府——秦坪县中却处于持续的高温的灼烤中。

一年一度的高考就要开始了。七月六日这一天，那古老的、窄瘦的县城小街和新修的水泥街道，以及秦坪饭店十字口和农贸市场，到处都是那些从深山老林里走来的中学生。他们单纯而又略带稚气的脸上，洋溢着生气。他们平时很少能来到县城的——尽管秦坪县的十字街不到几十分钟也就一览无余了。一切对他们都十分新鲜。他们在文化馆门口的报栏前看看，在小巷的新华书店里转转，在电影院门口看看那画得粗糙的电影宣传画。有的在个体小吃摊遛遛，几个人凑起吃几两水煎包——秦坪县未来的文化人，新生活的开拓者，开始用他们穿着麻鞋的、穿着运动鞋或塑料鞋的脚板，叩响那平时显得寂寞的街道。

青年学生的热情、信念是可敬可爱的。尽管这个偏僻贫苦的秦坪县，每年二、三百人的高中毕业生，大专院校能录取的不到十名，但是，他们还是极其严肃地、并信心十足地前来竞争了。

面对着这表面平静、但却在实质上是决定着人生最为关键

一步的抉择，板栗中学前来报考的高大个马慧仙心情分外紧张。她的母亲是小学民办教师，其父马民州是六十年代大学生，在黑河中学是有名的数学教师。这夫妇俩总算是老君山地的有识之士，不是一般的山民。在他们清苦的教书生涯中，总希望子女将来成才，发狠心要大女儿马慧仙能考取大学——而这位板中的铁饼投掷手，身高一米七八的马慧仙，实足年龄已经二十二岁了。她两次高考落榜，在年龄上也只有这最后的投考机会了。家庭和社会给予她的压力是巨大的，在这高考的复习日，那么体高膀大、长得黑赤结实的她，方脸盘日渐显瘦。

马慧仙是抱定背水一战的决心了。在七月这闷热的、蚊虫又多的秦坪中学，她同板栗中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年仅十八岁的贫苦山姑张利，连中午休息也不敢阖眼。一吃罢饭，就钻到学校操场后面的栗树林子里，背英语、背语文、记着各种化学反应式以及X、Y的变换式，争分夺秒地抓紧每一分钟的时间。

天气太闷热了。因为缺觉，又是连轴转，熬得她两眼干涩，头晕目眩，反应迟钝。实在困极了，她俩就靠在那株遮阴栗树下，打个盹儿。但是，一打盹儿，就进入梦乡，以至睡过了时间。张利就自我责备一番，哎，埋怨什么呢，人究竟能有多大支持力呢！

自然，张利在条件上同马慧仙是不能相比的。虽然这一次到秦坪中学应考，她上了灶，但是，第一顿饭就被昂贵的伙食费吓住了——小半碗莲花白加几片白肉就收八毛钱饭票，看来考试期间一天的伙食费就得超过一块五。这七八天，加上报名费、考场费、考卷费、开水及住宿费等等，至少得花三四十块钱。她来的时候，母亲的噎食病到了后期，都无钱就医，她这次是从黑熊那里拿了卅五块钱来做盘缠。为着这一块钱的花费，黑熊得从

一千多米高的山岭林海，一次扛下来二百多斤重的圆木，要经受漆咬和荒野露宿的磨难。她怎么能忍心这么去花费呢！

第二天中午，她背着马慧仙出了学校，在十字街口的杂货铺买了一疙瘩咸菜，二两盐巴，又在菜市上买了一毛钱的青辣椒。她把那青辣椒晾在宿舍后面的窗台上，从此她就同马慧仙不在一起吃饭了。她总是来得很迟，买两个馍，匆匆地走开。

马慧仙后来发现，张利吃饭时，只在馍里撒点盐，拿上几根青辣椒，躲到操场后面的树林子里去边吃边复习功课。

“利，你不吃菜咋能撑下来哩——你是没带钱，还是？”

黑姑娘马慧仙发现张利那红红的桃子脸，已失去了绯色，变得青黄了。额边不住渗出着虚汗，嘴也起了泡，干裂着。

“姐，我爱吃辣子，提点味，不然，吃不下馍。”她解释说。

“喂，你要吃菜哩，肚里没一点油水，不成呀。利！你看这是啥时候嘛，还剋自己。”

像大姐姐似的马慧仙，掏出五块钱，硬要给张利买菜票，却被张利挡住了。

“慧姐，我带着钱。只是，菜里有荤油，我一吃，心里不好受。”

马慧仙疑惑地盯着她，抚着她那散披在额前的一绺刘海。明显地，张利那往日多么明亮的月牙儿眼，失去了光彩，眼圈儿周围出现了一片青晕；脸颊微陷，有了青色的陷沟。她关切地问：

“你，身子？”

“来了例假，又不净，倒霉！”她说。

除了经济上的困难，她还心事忡忡。她来的时候，黑熊脸色忧郁——他同她自小订了亲，不愿她报考大学，但他又说不出。

而母亲病也到了晚期，眼睛已经起了蓝雾。临走前一晚，她忽然从枕下摸出一件叠得整齐的米黄色涤棉女式衬衣，温柔地：“利，你也该换件新衣了。”

呀，多么鲜艳的米黄！张利多么欣喜呢！在这全是绿的空旷的山野，山姑们最喜欢穿上颜色鲜亮的衣衫，而这种化纤织品早就为姑娘们倾慕了。学校中的女生差不多都有一件或几件涤棉、涤丝或中长什么的，但她至今还穿着那件洗得已经泛白的红豆点儿小布衫，难怪慧仙她们背后唤她为“尼姑”。现在，她是多么惊喜地接住那件米黄的涤棉衫，胸花也挺美，试一试，顶合身，她实在喜欢，搂住妈妈的背，撒娇地，“妈，多少钱？爸买的！”

病弱的母亲叹口气，“唉，还不是黑熊，他为你……”

啊，是黑熊？！张利提着衬衫的手指，像火烫着，眼皮顿时耷拉下来，然后把衬衣放下。不知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实在不愿再花黑熊的钱。可是，母亲的病，跛腿父亲，还有上小学的小妹，一家的生活来源拮据，她却争不了这口气。

母亲觉察出女儿心情的变化。她的蒙上了雾膜的眼睛死盯着她。然后，那青筋暴鼓的手指，抖动着，乞求而可怜地小声说，“利……”

母亲又把那件米黄衫用手熨平，殷切地，“利，你要考学了，穿上吧，别叫人家瞧不起。再说，妈也活不了几天了……”母亲深深地垂下头，悄悄地落下泪，“利，黑熊心诚，对咱是尽了。妈只求你一件事——你和熊，早早把事办了，妈就合眼了……”

母亲声泪俱下地说出了最后的叮嘱，她搂着母亲，娘儿俩哭作一团……

现在，在她的眼前，总是浮现着临行前母亲那乞怜的眼睛，那不尽的泪水。但是她临走没有对妈说过一句有关的话。尽管

她同黑熊童稚相交，但到了这样的年龄，她不仅对他没有了一点亲近之感，反而十分惧怕了——他给她心头投上了浓重的阴影。

小涧村山屋的一切，像根无形的绳索，紧紧地套在她的脖子上，牵挂着她的前程、未来和命运……带着这沉重的枷锁来参加高考，她的身体和精神怎能同背水一战的马慧仙相比呢！

就是在她来秦坪县中集中复习的那几天，黑熊乘银豹的小四轮赶来县城，他给她捎了二十斤粮票和一袋馍。他告诉她，钱他有，在粮站换了三十斤苞米，叫她放心地考。显然，对于她的考学，他不像以前那么谈虎色变了。

“妈呢？”她急于得知母亲的病。

黑熊立即说：“变化不大。羊奶勉强喝得下去。”

“还难受得厉害么？”

“我学会了打针。睡不着，就打针。”

“针管用？”她心里松宽了，是上次在板栗镇医院周大夫给的针剂。

黑熊迟疑了一下，吞吞吐吐地说：

“刚打上那针还管用，能睡着。可后来，妈难受得厉害，打那针，顶不了多长时间。”

“啊，那……”张利瞪大了眼。

“妈信得上君畔庙里的柳老五，叫我去抽了一签，写的是‘福祸如云，百日见喜’。柳老五连说好签，折了几枝圣柳，包了香灰，让妈熬着喝了，那夜睡着了……”

张利心如猫抓，不知如何是好。黑熊慢腾腾地又说，“又请来牧师王先生，他给开了三副草药，熬着喝了……”

“咋样？”张利恨不得立即能见到病中的母亲。

黑熊咽下了一口唾沫，似乎下了个决心，这么说：“都按她的意思给做了……病强多了，羊奶喝了也不吐。她总盼着你能回去……她说她有些话……”

他垂下了头。她明白他想借此说什么。可她咬咬牙。黑熊停了好一会，又说：“利，你就好好地考，屋里有爸和我哩。”

“你还扛木料么？”

“我……我这些日……专侍候妈。”他有些吞吞吐吐。

“唔……”张利心事重了，疑惑地盯着他。

她十分感激在危难中一直住在她家的黑熊哥。她发现他的生满着茸须的褐黑脸巴，憔悴多了。她悄声说：“你不要太累了，我也不需钱。”

“不要紧，我撑得住。”他耸耸肩，显得比较轻松。

他显然为得到张利的信任兴奋得眼睛发亮。

“熊哥，我同慧仙姐都报了古城大学生物系。你放心，就是考上，将来，我会回来的。”她真情地告诉他。

对此，黑熊没有吭声，他脸色阴郁着悄悄地走了……

尽管黑熊带给她了一点安慰，但她身在考场，心却老是悬在老君山地的山屋。夜梦中，总是看见母亲那起着蓝膜的眼。她惊醒了，便啜泣；她把头埋在慧仙的胸怀里，硬是咽下那酸泪。

她有时就想起了板栗中学，鬓角霜白的班主任郭老师。他虽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却总是在打起床铃前半个钟头起身，在学生宿舍周围不停点地转悠，听早读的学生朗读英语；每天晚上，他都守在教室里，盯着在灯下做题的山区孩子们。他们讲授历史，慷慨激昂。在一次讲到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焚烧了圆明园的情景时，竟泪水长流，难过得好久讲不出话……

郭老师对张利寄予极大期望，她是他最为器重的优秀学生

之一。尽管这板栗中学地处偏僻，但因为校风严格，几乎每年都有佼佼者进入北京、上海或西安古城大学的。一九八五年，有一位四方台寡母的独子，竟以特优成绩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现在已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了。这位四方台的寡母之子，是全板栗中学的骄傲，也是张利心目中奋斗的目标。满头灰发的郭老师对于预考前三名的张利，从不放松，他期望她会是板栗中学的第二颗新星。而在张利的心目中，同样蕴含着一位山区贫苦姑娘的决心和志气，她硬是背着这沉重负荷来了。她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她常常在夜梦中爬起，悄悄地守在油灯下熬眼。

但是，她毕竟很难支持下去了。在油灯下，她常常昏昏睡去，灯焰甚至烧了一绺发丝。临考前一日子夜，她突然拉肚，一夜竟向厕所跑了十几次。也许是天太热，晚上没有盖被；也许是吃了不干净的青辣椒，这肚痛竟来得这么猛。

唔，生活的境遇对于一位贫苦的山民女儿是多么严酷无情呢！面对教室那盏飘忽的小油灯，她手捂肚子，咬牙坚持着。她用几头大蒜终于挺了过来。在进入考场的第一天，她竟出奇地镇静。当铃声响过之后，踏进教室的监考老师，竟是郭老师！

她是多么的激动而又紧张！她的惊异的目光盯着郭老师那清瘦的、严肃的脸。当他们目光相碰的时候，她感觉到郭老师对她那无声的鼓舞和祝愿。

一股奋争之力又回上心头，她对每一道题直至每一个标点都十分细心，门门课都考得异常好。只是在最后一天考英语时，她刚做完两道题，忽然头昏眼花，天旋地转，一下子软瘫下来，以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她被抢救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张利的心被击碎了。她预感到了最后的结局，“一切完了，全完了。”躺在医务所的病床上，她眼睛痴呆地失了神。她没有想到，这生活的厄运，终于扼住了她的喉咙。

第 二 章

她是银豹用小四轮拉回小涧村的。

她睡了好些日，醒来的时候，这竹林掩映的山屋，仍然是寂寂的静谧。只有几只火燕子，在窗外的竹枝上颤动，几声吱吱的呢语。从高考的竞技场上败退下来，乍一回到黑河山勘绿坝，如同沉到湖底——张利意识到，她从此将在这幽暗的山屋，开始母亲从前的生活了。

似乎黑熊的影子在她的小屋出现过几次。现在只有跛腿老父亲踏对窝的石臼，发出“捣——捣”地相撞，使人感到这山村缓慢、固有的节奏。

一股清淡的草花气息——她看见枕边是一把墨蓝色的草莓。哦，蓝莓子，这定是小妹利新为她采摘的。她吃了一颗，酸酸的，甜甜的——她终于回到与世无争的老君山地了。她看见小妹躺在小屋的破席上，母亲给她补了两块疤丁的布书包扔在一边，那书包上躺着那只闭着眼的灰狸猫。小妹赤着黝黑的脚丫儿，好脏！一只断了鞋带的红塑料鞋扔在墙边。那小篮里是一堆红红的五味子和蓝莓子。

她没有动，她太疲累了，太痛苦了——她回到小涧村，才知晓母亲在她去了县城之后，就病逝了，黑熊那次瞒了她——一个酷热的七月，她就失去了一切，生活便如黑河淡淡的秋水。

她曾想一头扑入黑水河的深潭里，是慧仙姐抱住了她。她像平日投铁饼时，那么狠狠地一咬牙，“利，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这是偶然失误，明年再考！”

她坐在黑河边的石滩里呜呜恸哭——人生的失败，常常不就在于偶然么！

她一回来就扑倒在那片开了白豆花的山坡上，在母亲的坟丘旁，她哭得几乎昏死过去。是黑熊把她背回来的。可是，当她醒过来之后，她却撕破了黑熊的布衫，抓破了他的背，他的臂。她恨他，她打他——他却像一头牛任她厮打……

她默默地为小妹补了那破了角的书包，用线绳联结了那断了带的塑料鞋，就暮色苍茫了。她走出山屋，父亲弓着腰在梨树下踏对窝。那高高的、裹在雾中的老君山，深幽幽的。只有半缺的月，明洁清朗，照着通向河边那条石阶小路。浴着村口那株开败了花的、但却含着甜蜜气息的栗子树。而黑河水的流响声高了，伴着一片蛙鸣——多么诱人的黑河的夏夜！

哦，老君山地的七月是美的。人，如果不愁吃穿，住在这静幽之处，赏尽自然的风光，何尝不是一种乐趣！希望得到这种安闲养心之处的人，却总是住在城里，忍受着酷热、嘈杂和奔波之苦；而成天享用这大自然赋予真美的人们，却每日每时都为温饱和生儿养女发愁，没有心思欣赏和享用老君山的恬静和美妙。

多么奇怪的、令人费解的人生奥妙！

但无论怎样，山坳这美的夜色和黑河的流响，唤起了她少女的愉悦，使她丢掉了心中的一切烦恼和忧苦，真想解脱一下了。

她踏着冰凉的石阶，一直向着河湾走。月光斑驳，树影婆娑，山风吹来清凉的、含着淡淡草花香的芬芳的气息，使她一下变得清爽了。

她太想她的几位女友了，她多想向她们倾吐心曲呢！自然，她首先想到了整日在水磨坊劳作的翠芹妹。她有多长时间没有见到她了，这个无依无靠、没有亲人的翠芹！此刻，她看见那月光下白花花的黑河。月雾下，河水像没有流动似的，只在更远的沙滩边闪着一些片片的光斑，在灰色的水坝处折回那哗哗的水流音。

啊，黑河！这条同她的童年结下了深厚情感的黑水河，曾经多少次沐浴和抚摸过她的小小的身躯。在这条河边，她摸过小墨鱼，捞过蟹，挖过芦苇根，剥过竹笋芽，掐过野韭菜，摘过蓝草莓，编过小花帽，学会了游泳和耍水……同时，也赋予了她如同这条黑河一样清澈见底的纯洁和不甘寂寞的性格。

从竹林里钻出来，就来到一片密匝匝的苇子林。一望无边的苇子，是这么茂密地从水坝处展向上游，几乎遮住了黑河水，构成了一片特有的幽暗之处。

苇叶扫得她脸儿生痛，而这里的蛙鸣是最为强力的合唱，好像整个河湾只是它们欢乐的世界。苇林里不透风儿，显得特别闷热而潮湿。她真想在这月光照不到的幽暗处，跳下河去，让清凉的河水，涤荡她经了这两个月来的紧张的攻读和鏖战的疲累。她多想躺在这云母片闪闪的卵石河床上，任着浪花的亲吻，给她以温存和幻思。

她听见水坝上架着的木板水磨坊的声响，那流水冲击木轮的“窟咚窟咚”的声音，沉沉地、闷闷地，伴着“哗啦，哗啦”的流水声。哦，她多想日夜守在这水打磨坊里的翠芹妹了。

翠芹妹比她小一岁，可已经俨然像个村妇了。父母相继病逝，叔父和三娘抚养了她，承包了黑河上的水碓磨坊，其实也就是为她承包下这脏而累的苦役。于是，整日钻在这磨坊里，只有

黑河哗哗的流水和石磨的嗡嗡声同她叙诉心语。

磨坊的小窗是红亮的，在雾乳似的月色里，像谁挑着的灯笼。它多像翠芹妹那巴望的眼睛呀。现在，她觉得，只有翠芹妹，是她在小涧村最亲近的妹。她同情她，更喜爱她——失去了母爱，没有家庭的温暖，使翠芹只上了四年小学就辍了学，变成个郁郁寡言的“小媳妇”。只有在张利半月一趟的回家中，来磨坊里看看她，她们才能在这苇荡拢着的河边，一搭儿哭，一搭儿笑，说上半个月积在肚里的贴心话……

翠芹虽没有多少文化，但她心细手儿巧。除了磨面，还会描花刺绣、剪裁缝衣，踏那缝纫机子，她算得上小涧村山姑中最为内秀的人儿。

张利走上水坝，挨近了那嗡嗡响的磨坊。她忽然听见一阵尖脆的唤声，从红亮的小窗口里飞出，哟，是葡萄姐！她什么时候从板栗镇飞回来了。

同是小涧村的山姑，只是比张利大三岁，就成为她们一伙中的大姐了。前些年也在板栗镇上中学，上到初三时，因三四门主课不及格，成天在板栗街上遛，在影院里钻，被学校开除了。在村里曾担任过民办教师，可是，那小学因没有多少娃儿上学，也早就垮了。后来，因得其父（在供销合作社当副经理）同张乡长的关系，被抽到乡镇宣传队，和板栗乡的李学文秘书混熟了。后来，又当了合同制的统计员兼广播员。她生性儿活泼好动，常不常坐上银豹的小四轮回小涧村，人都说，她挂上银豹了。

不过，尽管葡萄自上中学起，那风流事儿就跟着她，但认真说起来，她至今还是个姑娘娃。但不管怎么说，在老君山民的眼里，她已是株老苗子了。她好穿戴，好打扮，好图个时髦儿。电影里有个美人儿，她就赶着学，是板栗镇第一个剪了辫子烫了发

卷儿的。她对着板栗街那些指指划划的山民，不屑一顾。她想歌想唱，想跳想蹦都由着自己的性，村里人背后叫她“酸葡萄”，可村里的山姑们却把她当作自己的领袖。

“葡萄姐！”张利再也捺不住了，她跳进了磨坊，眼睛笑得弯弯的。

“呀，是利妹！你回来了！”

葡萄一把抓住她，立即有一股很浓的花露水的香味从她束在脑后的羊尾巴的发髻儿上袭来。

呀，看她多美！穿着露出白皙脖颈的方口粉色涤丝衫，松软地裹着她高耸的胸，使她那修长的身姿更显得窈窕。而翠芹呢，她满身粉尘，连那杏黄的小脸儿上，鼻凹里都是白粉末。幸亏她头上裹了块白纱布，如一块孝布似的，一直勒在额前，遮住了满是粉尘的两根小辫子；她没有穿过一件合体的衣衫，母亲下世时的一件灰大衫，一直吊在膝下，背影像个老太婆。只有躲在葡萄身后那一双小小的眼睛，在忧郁中闪出亮光。

“看你呀，都叫考瘦了！”葡萄热呼呼的手儿，托住了张利那消瘦的脸儿。她狠狠地在她的脸蛋上亲了一口，“哟，我们的大学士！”

张利从葡萄姐热烈的拥依中摆脱出来，拉住了翠芹满是面粉的干燥的手，盯着她的忧郁的、但又迸出了火花的小眼睛：

“翠，这时候，还磨面？”

翠芹悄声说：“早着哩，得守到鸡叫唤。”

“算了！谁给它受这苦——刘老三真剋得厉害。你又不是雇的小帮工！”葡萄愤愤地骂起剋财奴刘老三来。

“还是咱们帮着干。帮多少是多少！”

张利说，自己赶忙帮着上料了。